

白雪与松针，天上与人间

——宫泽贤治的诗与我的怀念

孙小宁

上

热爱的人与事即使身不能至，远远地看，也是幸福的呀。

今年的六月，我就是这样默默地刷着上影节的资讯，然后刷到，役所大叔的身影。他为上映的《完美的日子》而来，在台上却读了一首宫泽贤治的《不畏风雨》，这实在是完美中的完美，因为，我恰好刚看完他在同一年，在成岛出导演的《银河铁道之父》里，扮演的宫泽贤治老爹。那个整天穿梭于城市街巷，清洁着厕所也拍着公园树叶的蓝领工，转到这部片子中，突然蹦出“冷酷的东京人”这样的愤愤之词，皆因为，儿子的诗作成书，码成堆在书店前售卖，老板却说：没人买呀。《银河铁道之父》讲的是父子情，但从知名度讲，好奇心引子还在宫泽贤治。但是看着菅田将晖演的诗人呐——不得不说，前半场有些显“傻”呢，傻又任性，反倒是役所广司所演的父亲，合人设的完美。一个典当铺老板，因儿子的出生，变成对父职角色无比执念的大男人，最终，在儿子临终病榻前，一口气背完这首著名的《不畏风雨》，谁看到这里不动容？有时泪水，真不知是为诗人而流，还是为役所大叔演的老父。

《不畏风雨》是我学日文起攻克的第一首诗，一点点生磕日文诗句，也让我对诗人的用词与语言节奏，有了感性认知。但在这部电影里，入人心的，则是他悼念妹妹的三首诗，分别为：《永诀之朝》《无声恸哭》《松针》。诗句并未完全展露，但是妹妹临终的场景，看过诗后，的确是诗的视觉化：庭院、白雪、挂着水珠的松针，躺在病榻上的妹妹，那句微弱的请求：“请为我取些雨雪来吧”，便是《永诀之朝》里的，缀在诗小节后反复出现的节奏音。诗人因这句请托而变得急迫，于是“像出了膛的子弹一样冲到庭院”，这一点电影里表现得有些微弱，但有个动作很清晰，是松枝上取完雪后，又折了一枝放在碗里，妹妹将松针贴在脸上，这又是《松针》里的意象。一对情深意笃的亲兄妹，在共同感知到的离别氛围中，从请求到回应，再到精神的理解与鼓励，一点点升华成为众生而祈愿，这层次的深意，我真是在学完诗之后，才真正领悟。

前两首在B站可见，以第一首流传版本最多，但要命的是，我最喜欢的那个日文朗读版，中间竟然落下了好几小段。《松针》只能找来纸本阅读，好在几年前我旅行日本，早早入手过一册岩波文库版的《宫泽贤治诗集》，这首恰在里面。三首诗可谓一咏三叹，每一首又浑然天成。《银河铁道之父》与第一首最贴合，所以我的学习入手处，主要集中在《永诀之朝》。

从电影里看，宫泽兄妹感情甚笃。妹妹不仅支持他人生节点的每个选择，还是家族中最早肯定他写作才华的一位。妹妹先于他染上肺结核——那个时代的死亡病症——妹妹的临终，因此成就了宫泽贤治一生最好的哀歌。也可能是最让我动容的悲悼诗。仅读《永诀之朝》，我就能感到那种类似颜真卿飞笔写下《祭侄文稿》时的直抒胸臆。

传奇《西楼记》作者袁于令，明末即以词曲擅名，作《瑞玉记》传奇抨击魏忠贤及其党羽，后以抢劫名妓穆素辉事革生员籍。顺治初，苏郡士绅降清，俛其作表奏上，世祖嘉之，召以何文章，汉祖荆州知府。纵情诗酒，不理政务，监司谓之曰：“闻署署中有三声：弈棋声、唱曲声、骰子声。”袁答：“明公署中亦有三声：天平声、算盘声、板子声也。”监司怒参之，略曰：“大有晋人风度，绝无汉官威仪。”由是落职。同郡吴江沈时同、赵鸣凤，万历丙辰会试分别中元、第六名，后场中换卷事发俱黜革，袁于令作传奇演其事。沈亦作《望湖亭传奇》嘲笑袁子，一时传为笑柄。

吴江布衣徐大椿，精岐黄，工词曲，有《刺时文》一阙为时传诵，清人诗话、笔记多载之，其词曰：“读书人，最不济。滥时文，烂如泥。国家本为求才计，谁知变做了欺人技。三句承题，两句破题，摆尾摇头，便道是圣门高弟。可知道‘三通’‘四史’是何等文章，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？案头放高头讲章，店里买新科利器。读得来肩背高阔，口角嘘嘘。甘蔗渣儿，嚼了又嚼，有何滋味？辜负光阴，白白昏迷一世。就教他骗得高官，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。”真将世间时文骂得痛快淋漓。

清廷再三申令禁戏曲、小说，谓诲淫诲盗，惑乱人心。然士人家训或反之，以为可移人性情而使趋于正。如黄昌麟《处世心箴》云：“夫世之最易移风易俗者，莫如观剧。见忠臣孝子故事而不堕泪者，非人也。见淫荡秽褻之传神而不移情者，非人也。主持世道者，当

只不过，宫泽贤治还有诗人的绵密。得肺病的病人想喝雨雪，一般人只会认为是为缓解身体的灼热，但宫泽贤治体味出的，是妹妹为了我以后的人生能振作起来，而做此请求。感恩于此，所以冲出庭院的那个比喻，有一种速度感。而妹妹的这句话，在B站那个视频朗诵里，每次出现时，都换作一个女声，且是用花卷方言念出。不究语法，自有一种原音重现的实感。诗人在这时，要的就是这个。

因为冲到庭院，天空、铅云、雨夹雪，以及岩石、松枝、脚下因积雪而踩上去发发可危的地面，这些外在的气象和物事都感知于心，又因为都笼罩在“今天，你将要远去”的预感里，特别有某种死亡前的临别气息。从心底反复呼唤妹妹：我的坚强的妹妹哟，我的温柔的妹妹啊，不仅是在表达哀伤，还传达着一层层的心灵交感，串起来想大概是这样的：妹妹啊，正因为你让我去取雪，才让我看到了此时的庭院。而我所取的雪，是从天空落下的，而那样的天空，又存于被人们称之为银河、太阳、气圈之类的世界里，所以，即使阴云笼罩，雪依旧可以如此洁白无垢。喝了这样的天上雨雪，你终也要回到天上吧？但诗意依旧没有到这里停歇。

有一些递进，还得再落实到诗句的辨析。妹妹的另一段独白，网上的翻译有简有丰。简的只表达出：如果有再生，不再受苦。丰的则向四处散逸，让人思考：到底是希望谁不再受苦。我倾向于妹妹不希望哥哥为自己受苦，毕竟这是妹妹在和哥哥交流嘛。但我一向请教的老师倾向于另一种翻译，她认为：妹妹是希望来生的自己，不光为自己受苦活着，或也能做些有益于别人的事。这也许是妹妹病痛中的觉悟。

当然，诗是宫泽写就，也可以认为，这觉悟，是由诗人赋予妹妹。但若把它和前面取雪的请托联起来想，诗人不是一直在领悟着妹妹此时的善意与想法吗？如此，诗尾，所谓“希望这雨雪变成天上之食，成为你与众生的资粮”。就升华得自然而然，而为实现它，愿愿意舍弃自己所有的幸福，等于再一次跃进升华。

说来这最后的祈愿，在宫泽这首诗里并不难懂，但我还是请教过老师，仅仅因为“幸福”(幸い)这个词，在诗人那里，用了一个旧词，我兀自拆解词汇查证半天，差点闹了笑话。

下

从学习角度，宫泽贤治这首诗，比起《不畏风雨》，理解难度可大多了。描述雨雪并存，冷不丁还有个“二相系”这样的神词，简直就像横空从宇宙空间抓过来用的。没有《不畏风雨》朗朗上口，处处还是，天上地下，银河宇宙，诸种现实与记忆的交织回旋。对于喜欢的诗，我喜欢在弄通字义语法问题后，再用默诵默写检验。这时候的奇怪事，不是落了这段就是落了那段。由此也理解了做视频人的失误——就这首诗来讲，好像那些段落掉了，并不影响理解，只要那个庭院取雪的中心意象在，但是有了这层层渲染，死亡的在场感才变得如此真切，同时感到，力量之绳在把你向

上牵引。有段时间，我是把它当作早上的记忆体操来完成的，结果每写到最后几句，都有一种登顶感，登顶后再跃起，向更高处去。

但我至今不认为，我能翻好每一句。有类诗就是这样，在你还没完成彻底的转译时，它已经在你的心底住下，意象盘旋不去。而我如此全身心拥抱它，其实是，在这首诗里怀念我的姐姐。她在2015年故去，比我父亲晚三个月。我为父亲写过文章，在走后三年，但到今天，我都没写出她。发现，写她比写父亲难。

她身上的孤勇与奉献精神，我到现在都无法找到确切的来处，不像读老爸，有留下的文字可供参想。好像身为家中老大，就该是这样的付出。但也正是这种禀性，在经历父亲临终前那些耗神的事后，透支了她所有病情回转的可能。父亲葬礼后她又是在医院几进几出，中间转回家，是医生告知，身体太弱不适合再化疗，需要回家再养。到家第二天就又骨折，腿缠上了石膏后，只能困在床上。所以父亲的百日，我回家看起来是冲这个仪式，其实也为再看一下她。她时时气憋，胸腔里的积液，过一段就得通过管子往出抽。外甥操作那些软管，已熟练得像护士。

但再怎么不好的人，如果人还清醒，就还是活生生的存在。有自己的意志，以及情绪表达。以至于，你会下意识顺着。在病这件事上，她不喜欢人探望，这也使得亲戚到家里，跟她打声招

选自中国美术馆“一梦到洞庭（国画）”黄永玉



如汪闳源辈，数十族同尽。吴市书贾逸出者，往往赁乡农粪艘入城，从贩得其遗烬，载之沪上，钞校单本居十七，美不胜收焉。”又云：“咸同以前，去承平不远，士大夫好尚风义，不以财贿视典籍。家有善本，喜出示人，或披卷论议，无倾身障翳态，与更乱艰得者不侔。”此可见晚清吴中藏书兴替及风气转移之一斑。

读古书遇前人解诂有歧说者，欲有所考辨论撰，以能独树新义为最上，出新说证旧义者次之，平章旧义，择善而从，斯又次之，不作可也。然独树一义者，非强逞臆说，作无根之游谈耳。必博涉群籍，备知前贤之说，必者知其所强，而固者知其所蔽，无意无我，则自知进退矣。

今见一人同时操多种乐器，谔为神奇，道光间李长荣《柳堂诗话》尝载粤东阳春有谭三者，名锣鼓三，一身能作八音，且能式歌，谔为绝伎。与李逢羽各赋《锣鼓三行》。后见赵怀玉《湖州郡斋席上听朱锦山音伎歌》，序云：“锦山乌程人，能陈二十四种乐器于前，以口及左右手足动之，皆中节，又能奏各种曲，间以捣鼓等声，亦臻其妙。自言旧尝给事故相邸中，将败，先一年辞去。顷还吴兴，乃藉素业糊口，感而有作。”技愈神矣，更在谭三之上。其诗曰：长荣高张月正午，太守开尊谢歌舞。何人奏伎向筵前，一艺能兼众长取。是时寂寂无笑声，座上客皆倾耳听。忽然悲瑟迸空出，杂以金鼓锵然鸣。此时无论丝与竹，直并百骸归手足。又喜无论官与商，尽收万籁藏喉舌。

评书活动的准备中，要读一本厚厚的历史书。纸页上满是历史的伤痛，我时刻想着的又是她的。我对自己说，评选完我就飞回去看她，就说出差，顺道来看的——我最后离家后，她还是又进了原来救治的医院，每当她进去，家人总嘱咐说不要刻意回来，那样她会起疑心，对自己的治疗失去信心。但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还没动身去评书的南方，坏消息就来了。也是外甥一直对我说的：迟早要来的那一天。

如此，分开不到十天，就错过了她最后一刻。但冥冥中又感觉，这其实合她所愿。就像她最后选择，是转到一家安宁医院，而不是回到家中，这和我父亲的选择恰好相反。读诗时我在想，如果当时在她身边，不知她会对我说什么。人生最后一刻，能被人请托，是多么被信任的一件事。而这请托若又能轻易达成，对于生者，又是多么大的慰藉。

但她或者就是怕为难，手脚笨拙的我，或也怕我的爱哭的习惯，搅扰她最后的宁静？所以她宁愿在那十块五十块的笑谈中，完成我们真正的告别？在她一向救治的医院，她也不是没打过我的电话，但有时并不是为自己：别错过老妈生日，要给她打电话，那样老妈会高兴。

遗憾终究是遗憾，但我也最终见证了，她生前最放不下的事情，这些年，大家都在帮她达成。都说结婚娶妻，对于外甥这一代人来讲，是个时代难题。山重水复，连这个都遂了她的愿。

父亲百日祭的那几天，是我们相处的最后时日。如今想来，当她说姐没福气时，已经一切在不言中。

洪秀秀的《旅行家的需求》中，有一句台词，是作为法国人的于贝尔，与韩国人对话时说的，涉及语言学习问题：当你用语言表达最内心的想法时，你与这种语言是最接近的。甚至，会因为这种同化，而跨越它是另一种语言的障碍。读宫泽贤治的《永诀之朝》，我似也实现了这种跨越，像搭上了银河铁道的列车，得以和我也温柔也坚强的姐姐相见。

连芷平

寡妇去狱中见了疯子，她的本意是用当面拒绝来表达全家的仇恨和毫不宽恕。但她是一个聪慧的女性，在疯子的眼中，她读到了纯粹和真诚，这让她渐渐地放下了仇恨，转而选择理解和宽恕。她想，自己死去的丈夫是个善良的人，他应会同意自己这样去宽恕一个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人。

语言学家对这位美好的女性产生了敬爱。有一次，两人再次在狱中见面，语言学家意外和吃惊地得知，这位具有高贵灵魂的妇人并不识字，于是，他强烈地请求道，希望妇人允许自己来教她识字。

他是这样劝说的：“站在书脊上，我能飞出围墙，乘着文字的翅膀，去天涯海角……”

妇人打断了他：“我不行……”

语言学家诚恳地坚持：“我阅读的时候，才没有人追逐我，在阅读时，我才是那个追逐的人：追逐上帝的脚步……所以我恳求您，一起追逐吧！”

这是电影中被光芒照得透亮的一组镜头。多么动人的表白，在我看来，这是真正的爱，它最大的特质是：稀有。

因为，爱一个人，是努力去拓宽她的精神世界，托举她的人生。

现实中有许多“爱情佳话”，细究之下，往往是其中的一个付出整个自己，去成全那位伴侣。而这位被成全的伴侣，占据于关系的高位，却没有做到自己本可以做到的——去托举那位付出者的灵魂，让她同样拥有一方精神阵地。归根结底，他享受着对方的成全，却安然旁观着对方的自我磨平。这不得不令人怀疑，他爱的，恐怕只是自己。

爱情，是邀请你与我“一起追逐”，追逐那超越在滚滚红尘之上的光辉。真正的爱，必定不允许自己无视对方的蒙尘，于是不断地发出“一起追逐”的邀约。

或者，我的感受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描述：在爱的关系中，最珍贵的部分，便是两个人能够“共同追逐”。如果不能“共同”，你也不要忘了，自己要保持追逐。如果，对方无助于你的追逐，那么这段关系的意义值得你质疑。如果，对方不但无所助力，还阻止你去成为“追逐的人”，这不是爱，只是一个值得你认真考虑如何“放弃”的关系。

给黎明写着信

「恳求您，一起追逐吧」

